

屠格涅夫戲劇集

單身漢

李健吾譯

平明出版社

屠格涅夫戲劇集三

單 身 漢

李 健 吾 譯



平明出版社刊行

• 1953 •

原書名 The Bachelor
著者 Ivan Turgenev
英譯者 M. S. Mendell
出版者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23.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新譯文叢刊
屠格涅夫戲劇集三

單 身 漢

著者 俄・屠格涅夫

譯者 李 健 吾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五千九百元

1953年1月初版 0001—6000冊

(文學・藝術)

單身漢

人物

米哈伊勞·伊凡尼奇·毛實金 公家機關協理員，五十歲。一個活潑、勤勉而仁慈的老頭子。相信別人，又喋喋不休。多血質。

彼特·伊里奇·維里奇基 公家機關書記，二十三歲。一個猶疑不決、軟弱而自私的人。

洛笛永·喀爾勞維奇·風·風克 有頭銜的顧問，二十九歲。冷酷、枯燥、狹隘，有學究傾向。行為上講究禮貌習俗。一個有性格的人。如同許多俄羅斯化的德國人，每一個俄國字他都能辨得清楚而又正確。

費力浦·葉高洛維奇·史金及克 地主，四十五歲。裝做受過教育。

瑪麗雅·瓦西列夫娜·別勞娃（瑪莎） 孤女，跟毛實金過活，十九歲。一個心地

單純的俄羅斯姑娘。

葉喀鐵芮娜。薩維實娜。浦列雅日基娜。瑪麗雅的姑母，四十八歲。舌頭和眼淚

都沒有個停。非常自私自利。

阿耳基維阿德。馬爾提諾維奇。掃鏡墨諾斯。風克的朋友，三十五歲。希臘人，臉

的皮膚粗糙，額頭低。

瑪拉妮雅。毛實金的女廚子，四十歲。人挺笨。

司特辣提拉特。毛實金的小聽差，十六歲，襯裏瓜幾的。

米特喀。維里奇基的聽差，結發，二十五歲。

信差

事情發生在聖。彼得堡：第一幕與第三幕在毛實金的房間；第二幕在維里奇基的房間；第一二幕相隔五天；第二三幕相隔一星期。

第一幕

一個不寫不鬧的公務員的客室。右手有兩個窗戶，窗戶之間掛着一面鏡子。鏡子前面擺着一張小桌子。後牆有門，通過廳。左手有門，通別的屋子。舞臺前部，靠近左手，有一張圓桌和幾把椅子。右角立着一張屏風。司特辣提拉特躺在沙發上。牆上的鐘敲了兩下。

司特辣提拉特 一……二……兩點鐘。老爺怎麼的啦（稍緩）我看，我還是打個盹罷。（吹口哨，然後從桌上拿起一本書，打開，看着）傢伙，想想看，字呀字的！可不，看呀……這個字真夠長的（試着拚它出來）Покрой, арука, ошь-пю; снова, веши,

ить-све-просве; ша, есть, нашь-цен-просве……просве……просвещен; нашь,
ить, иже съ краткой-ней-просве……просвещенней; ша, иже-ши-про……све
……ненейшим; мыслете, иже. (門鈴響) 司特辣提拉特站起, 但是書並沒有放
下) Мыслете, иже-ми-просве……просвещенней…… (門鈴又響了) 媽的,
活見鬼! 就別想能夠唸書!

〔把書丟在桌上, 奔去開門。〕

毛實金 (進來。胳膊底下挾着一個尖糖筒子, 同一手還拿着一個瓶子, 另一隻手捧着一個女帽子。向司特辣提拉特) 睡來的, 是不是!

司特辣提拉特 沒睡。

● 他在拼一個俄文字: 這個字相當長, 意思是「教育」, 「啓蒙」或「文明」。全戲從拼這個字開始, 意義是深長的。讀者看完第二幕, 就明白劇作者的佈局是如何周密, 而諷刺是如何完整了。

毛實金 得啦……我信你的。（他用頭指着尖糖筒子）這個拿給瑪拉妮雅。（司特辣

提拉特接過來尖糖筒子。毛實金走向舞臺前部。司特辣提拉特打算走。瑪麗雅。

瓦西列夫娜在不在家？

司特辣提拉特 不在。

毛實金 哪兒去啦，你知道嗎？

「他把盒子瓶子放在桌子上，又從後背的衣袋取出一個小包。

司特辣提拉特 不知道。她姑媽找她來啦。

毛實金 多久？

司特辣提拉特 約摸一個鐘頭以前罷。

毛實金 我不在家的時候，彼特·伊里奇來過沒有？

司特辣提拉特 沒來。

毛實金 （稍緩）好，去罷。喂，倒說，賊瑪拉妮雅來。

司特辣提拉特 曉得啦。

〔走出。〕

毛寶金 (摸他所有的衣袋) 我想，我沒忘掉東西。東西，我想，都買啦。東西全啦。(從衣袋取出一隻包好的瓶子) 這是香水。(把瓶子放在桌子上) 什麼時候啦？(看鐘) 兩點過了一會兒。彼特路莎●是怎麼的啦？(再看鐘) 兩點過了一會兒。(手放在他的胸袋裏面) 這兒是我給她預備好的錢。(踱步) 我真忙壞啦。可，想想我趕上了什麼事呀？(瑪拉妮雅和司特辣提拉特進來。毛寶金馬上轉向他們) 今兒是星期五嗎？

司特辣提拉特 星期五。

毛寶金 是呀，當然嘍。(向瑪拉妮雅) 酒席好啦——齊備啦？

● 即彼特的暱稱。

瑪拉妮雅 齊備啦。還用說！

毛實金 好酒席？

瑪拉妮雅 好！還用說！

毛實金 當心！好人，別拖的太晚了。東西全有啦？

瑪拉妮雅 還用說！全有啦。

毛實金 你不要什麼東西啦？

瑪拉妮雅 不要。做點心糕要點兒酒。

毛實金 （把桌上的瓶子遞給她）這兒，這兒，這是酒。好，瑪拉妮雅，你露兩手兒給我們

看看罷。我們有客人來用飯。

瑪拉妮雅 曉得啦。

毛實金 好，我眼下不就攔你你好去啦。（瑪拉妮雅走出）司特辣提拉特！給我準備好！

了！上身禮服跟領帶——聽見沒有？（司特辣提拉特走出）爲什麼我跑來跑去跟

個瘋子一樣？（坐下，拿手絹拭臉上的汗）我累啦，累透啦……（門鈴響）這是誰？

一定就是彼特路莎。（細聽）不對，不是他的聲音。

司特辣提拉特（進來）有位先生要見您。

毛實金（立刻）什麼先生？

司特辣提拉特 我不認識。從前沒見過。

毛實金 沒見過！那你爲什麼不問問，他是什麼人呀？

司特辣提拉特 我問來的，他就說，他要見您。

毛實金 怪氣！好，請他進來罷。

（司特辣提拉特走出，毛實金緊張地望着門。史益及克進來，他穿着一件豌豆

色的長上身。

史益及克（走向毛實金）你不認識我啦？

毛實金 我，我，說真的，好像……我沒有榮譽……

史盆及克（友誼的責備）米莎，米莎！你就這樣忘掉你的老朋友啊！……

毛實金（看着他）有這事？……是——不是……真的……費力浦（史盆及克攤開

他的胳膊）史盆及克！

史盆及克 是我，米莎，我……

〔他們吻抱着。〕

毛實金（斷斷續續的）好朋友……什麼風兒……來了多久？坐下。真想不到……有

這一天……（又吻抱）坐下，坐下。

〔兩個人坐下，互相看着。〕

史盆及克 喝，喝，老兄，咱哥兒倆可真老了呀！

毛實金 是呀，老兄，是呀。真老了呀，朋友，老了呀。老年輕下去，不容易罷！自打我們上一回

見面，到今，二十年了罷？

史盆及克 是的，二十年了呀。時光就跟飛的一樣！米莎，怎麼樣記得……

毛實金 （打斷他的話）老兄，我看着你，可是信不過我的眼睛。史盆及克，費力浦，想不到你在聖·彼得堡我的家裏——誰想的到妙極啦，好朋友！你怎麼找到我的？

史盆及克 容易！找當官的真要嘔心！不成？我知道你在那一科辦事。庫琴，阿爾達里永，去年夏天在我那邊待了些日子……你記得阿爾達莎·庫琴罷？

毛實金 哪一個庫琴？你是不是說聖喀辣法耶夫閨女的那位，賠嫁受了騙的？

史盆及克 就是他，就是他本人。

毛實金 我記得，我記得。他還活着？

史盆及克 當然活着好，就是他告訴我，你在什麼地方辦事……可不，路皮怒斯叫我開候你。

毛實金 你是說伊凡·阿法納西奇？

史盆及克 怎麼，伊凡·阿法納西奇伊凡·阿法納西奇早就死啦！是他兒子，瓦西里……你記得嗎？他是一個癩子。

毛實金 啊，是的，是的。

史盆及克 好，就是他。他現在是我們的法官。

毛實金 （搖頭）真想不到時間跟飛的一樣——是不是倒說，般久考夫還活着？

史盆及克 活着。猜他怎麼着？他把他頂老的閨女嫁給一個德國工程師啦，去年。真行，真行！他要我向你致意。我們全惦記着你，米莎！

毛實金 謝謝，費力浦，謝謝。你要不要用點兒東西澀得喀，●還是吃的東西……別客氣。

你要不要煙斗？我該是老朋友了罷？

（打他的屁股，拿走他的便帽。）

史盆及克 多謝你啦，米莎。我不抽煙。

毛實金 吃點兒東西？

史盆及克 不多謝你啦。

毛實金 你騎馬一定騎累啦。

史盆及克 那呀，我可講不上來。一路差不多全叫我睡過去了。

毛實金 你待下來跟我一道兒用飯，這行了罷？

史盆及克 聽你的。

毛實金 好，這才叫乖。這樣的朋友，這樣的。想不到你來，說實話，想不到。倒說，你成親了罷？

史盆及克 （嘆一口氣）成親啦。你呢？

毛實金 沒有，我，朋友，那……沒成親。你有孩子了罷？

史盆及克 那還用說！五個。我來這兒就是爲了他們。

毛實金 怎麼回事？